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升仙傳 第五十回 吳月蓮上吊遇救 歐法官煎藥騙財

話說吳氏用手指定孫瘋子說：「好一個該死的賊徒，不顧王法硬奪民妻，該當何罪？你今雖然把我搶來，我不過舍上一死，要我順從於你，怎得能夠。」言罷把桌子一推，把一些傢伙打了個粉碎，自己回過手來抓破粉面，披頭亂發，放聲大哭。惡豪一見微微冷笑說：「賤人，你會放潑，難道就撒手了不成，既然把你搶來，豈肯善罷甘休。既然不愛溫存，待我上個硬弓，看你怎樣。」言罷，把丫鬢叫到跟前說：「你把賤人的兩手拉住，待我剝他個赤身露體，看他依與不依。」丫鬢聽說，上去兩個把吳氏的玉腕一邊拉住一隻。吳氏本來身體柔弱，今被兩個丫鬢拉住，心中一氣，只如癱了的一般，哪裡還能動轉。惡豪說：「賤人，你怎麼不動了呢。」說著走到跟前解開衣扣，順手就去解裙，急的個吳氏嚎啕痛哭，無法可使。暗中的微仙心中動怒，伸手抓住惡豪的頭髮往後一帶，趁勢兩手端起往樓板上摔，摔的個惡豪昏迷過去。嚇的兩個丫鬢一齊跪倒在一處，不敢動轉。微仙故意的滿樓上亂轉，只裝鬼叫，吳氏看見這個光景也顧不的害怕，只是一味痛哭。再說樓下邊的丫頭們正然探聽樓上的動靜，忽聽的鬼哭神嚎，滿樓上亂響，慌的他們一齊跑上去看了看。傢伙盡皆打碎，兩個丫鬢爬在一處，吳氏在一旁痛哭。又往牆根底下一看，只見孫瘋子躺在那裡四腳拉叉，兩眼緊閉，口流白沫。

丫鬢們你瞧我看，正不知什麼緣故。微仙又裝起鬼叫，打的樓上乒兵亂響，把一些丫鬢們嚇的一步一跌滾下樓去，齊聲嚷道：「樓上有了鬼了！」掌家婆聽見這話，把管家們叫進來，一齊上樓把惡豪抬下來送到書房，叫丫鬢看守不提。

且說吳氏見把惡豪抬下去，上面落下獨自一人，心中想道：這個賊白日間上來跌了一跤沒得起身，方才正要無理，好似有人拉住把他摔在那裡的一般。看起來，這鬼哭神嚎並不是邪祟，不知是那家神聖保護與我。吳氏想到這裡心中少寬，忽然又一轉念說：雖然如此，惡賊未必死心，他要再來纏繞怎麼是個了，不如趁此無人死了倒乾淨。吳氏想罷自己哭了一會，從袖內取出香帕栓在床頭之上，挽了一個扣兒，就要伸頭。微仙看的明白，伸手將香帕揪斷，說：「夫人不可。」吳氏聞言嚇得驚疑不止，自己想道：樓上並無一人，是誰說話，且是好好的羅帕怎麼又會斷了，想必是神聖護持叫我別死。既然如此，定然還有個出頭的日子，我且耐心守著，再看看如何。吳氏主意已定，不住的念佛，這且不表。

再說眾人把孫瘋子抬到書房，掌家婆又領了兩個大膽的丫鬢從新回到樓上，看了看吳氏安然無事，口中不住的念佛，掌家婆走至跟前用好話安慰了一番，又端了一杯茶來勸著吳氏吃了幾口。大家說著話兒，足足的守了一夜，到了次日清早，孫瘋子還是閉目合眼，只說胡話。有一個小廝和老管家言道：「我想咱家老爺，今日把新人搶來成親，必是日子不好，衝著什麼兇神惡鬼，所以這等作祟。天壇廟內歐法官絕好的法力，請他來看看或者能治此症。」老人家說：「既有能人，你就快請去罷。」小廝不敢怠慢，即忙出門，立時跑到天壇廟裡，見了歐法官，通知來意。法官聽的是懷寧侯家請他，隨即收拾了法器包裹，叫一個徒弟提著同孫府的小廝出廟而來。一路同行，問長問短，把話先都裝在肚裡，不多時進了孫家花園，到了蝸牛居樓下，法官猛然站住動也不動，老管家說：「法官為何發起怔來了呢？」老道遲疑多時說：「方才我一進來，有一位神聖在此經過，我因看他的來蹤去路，故此發怔。」管家又問說：「是什麼神呢？」老道言道：「我若不說你們焉能知道，只因你家主動了邪念，把個婦人搶在家中，招惹了一個邪鬼顯弄神通，要追你家主的命哩。」管家說：「法官講的不錯，我家主如今胡家八說似瘋了一般，不知可還救的過來麼？」老道說：「我卻有一粒救苦保命仙丹，只是引子有些難配。」管家說：「是用什麼東西、法師只管言講。」老道說：「這藥的引子定要珍珠元寶湯。」管家說：「這有何難。」言罷，叫掌家婆通知二奶奶立時拿出來了一個元寶，黃豆大的十個珠子交與歐道。

老道叫徒弟把帶來的爐子銚子端將過來，放在花順桌子上邊，要了炭來將火升著，叫人打了一銚子無根水來，放在爐子之上，同著眾人把元寶珍珠放在銚子裡煽起火來，滾了一會，這老道暗念靈文，用小搬運法早把珠寶運在身上，故意的坐在一旁說：「掌家的，你揭開蓋子，看那引子好了沒有。」

管家的果然走到跟前揭蓋一看，珍珠元寶全無蹤影，只有半銚子清水，遂向道士言道：「珍珠元寶都不見了。」老道說：「造化造化，珠子銀子俱煎成湯，這才算是好引子哩，但只一件，治好病我是要謝禮的。」管家說道：「爺放心，若要將病治好，我叫老爺送你兩個元寶。」老道聽說，從直袋中取出一個包兒，拿出一個栗子大的丸藥放在引子之內，向老管家言道：「將藥端去用金器研碎，灌入病人腹內，立時見效，還有一句話說，效與不效立時回信，好作商議。」管家答應一聲，把藥端至書房，叫丫鬢用金簪研碎，灌入懷寧侯腹中，不多一時，只見他齜牙咧嘴，哇的聲吐將出來。老管家回來和老道說了，老道心裡就放下膽來。原來他這丸藥名為頂子，專治胸滿積痰病人，吃了要好立時見效，不好立時就死。所以聽說吐了，就知有幾分見效，說：「這病已有一半好了，可再灌他半盞人參湯，立時就痊癒了。」管家聽說，跑到書房看了看有現成的參湯，不費工夫把惡豪扶起灌了幾口，這惡豪原是沒病的人，不過是受了點驚氣，吐了會子，又用參湯一提，自然就好了。睜開二目滿屋中瞧了一遍說：「新娘那去了呢？」管家聽見，急急跑至前邊說：「造化造化，我家老爺好了，你且在此坐著，等我回明，一定謝你兩個元寶。」老道聽說滿心得意，單等著兩個元寶不提。

且說孫瘋子又向丫鬢問道：「我方才是在樓上，怎麼又在書房裡呢？」眾人把昨晚之事說了一遍，又把歐法官治病的話說了。惡豪聽罷如夢方醒，把老家人叫到跟前說：「歐道走了沒有？」家人說：「小人許了他二百銀的謝禮，如今還在花廳內坐著哩。」惡豪聞言心中不悅，說：「為何許他這些銀子？」

管家說：「老爺不知，他煎藥引子的時節已經用了一個元寶十個珍珠，還未曾登大帳哩。」惡豪聽了這話，更加焦躁，低頭一想，計上心來，腹中想道：我且把這個老道穩住，多叫幾個丫鬢再到樓上。若有邪祟就叫他給我淨宅，事後再作計議。如無動靜，我和那婦人成了美事，然後把用去的元寶珠子和他要回，趕出他去。主意已定，叫人送出去兩盤果子，一壺暖酒，將兩個道士安住，自己領著丫鬢又往樓上而來。

微仙一見，又弄神通，迎著惡豪伸出一隻手來，大如簸箕，黃毛紛亂，惡豪一見說聲：「不好！」同丫鬢一齊亂跑，及至跑進書房，急瞪著兩眼又哼哼起來，穩了一會，叫小廝跟著往花廳而來。老道正與小道吃果子飲酒，看見惡豪出來，連忙站在一旁，讓惡豪在上面坐下，自己下面相陪，那一些奉承的言語不必細表。奉承了一會，說：「老爺千萬之喜，今日這一場病雖是虧了小道的藥力，還是老爺的福大。」孫瘋子佯推不知，故意的把臉一翻說：「哇！滿口胡說，小廝請了你來原為驅鬼除邪，我又何嘗病來？」一番話說的老道閉口無言，也不敢說謝禮，低頭想了一想說：「也罷，他既叫我除邪，我就在這裡邊再作道理。」想罷開言說：「有病也罷沒病也罷，不必動氣，老爺叫我除邪，但不知是什麼動靜，說與小道，包管立時趕的他無影無蹤。」惡豪聞言帶笑言道：「不知法師有如此手段，失敬失敬。」遂將有邪的來歷說了一遍。老道故意的搖頭開言說：「這個妖邪雖然易除，只是壇場有些費力，第一要潔淨，第二要整齊，須用新桌二十四張搭起高台，香案的一張要用四個元寶支住桌腿，名為銀腳光生。這四個元寶不過僅用一用，仍舊交還。老爺若肯捨到壇內，打一個齊天大醮，更有無量的功德。」

惡豪聞言肚裡說話：這個牛鼻子好大口氣，不免且自應他，等用過之時連前物一併追回。想罷，一概應承說：「法師將應用之物開一清單交與老家人去辦理就是了。」言罷仍回書房而去。老道遂開了一張清單交與老管事的，管事的拿去不多一時，治辦妥當。法台頂上那張桌子用四個元寶墊起腿來，上面擺下香案五穀等物，諸事已畢，老道叫小道打開包裹，把法水盞七星劍硃筆黃紙和拘神的合牌一齊送上台去，他然後才換上法衣法冠，手執牙笏朝上叩頭，起身上台點上香燭。口中咕咕囁囁，欠欠身拱拱手，就如和人說話的一般。

老管家在下邊看著，心中納悶，往上問道：「法官爺，你是和誰說話呢？」老道正然搗鬼，聽見這麼一問，故意的拿腔說：

「好一個混賬東西，佢大年紀竟是不知好歹，我剛把神將爺請來問長問短，叫你問這一聲幾乎衝散。看你那嘴，若再要是多言，我一定拘個割舌頭的鬼來，把舌頭給你割個稀爛。」管家聽罷滿心是氣不好放使出來，只得是唯唯聽命。